

· 云外天都 ③ ·

半盲却能“看见”真相的柔美少女VS城府极深的租界总捕头

我以为我能遇上
一个对我没有秘密的人，
可实际上，
他才是那个最大的秘密。

明眸

MING MOU

风格多变的言情大神云外天都，
继《尚宫》《将军媚》后，
又一民国风悬疑力作！

决定输赢的不是推理和心机，而是谁爱得更深



明眸

M
I
N
G
M
O
U

云外天都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眸/云外天都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62-1540-1

I. ①明…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142423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责任编辑:姜 婷

图书策划:文 沛

书 名 /明眸

作 者 /云外天都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 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010-63057714(营销中心)

传 真 /010-63055259

http: // www. ncpub. com

E-mail: mzfz@nc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710 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19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本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62-1540-1

定 价 /39.8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雨丝飘落，蕾丝窗帘掩上，但依旧有几滴雨自窗口飘了进来，落到了走廊里，使得走廊润湿了一片，地面成了深灰的颜色。

轮船破浪，隆隆地往前驶，破开海面，涟漪层层泛开，翻起的水浪如珍珠般散开合拢，飘着细雨的海面风平浪静，涡轮机的隆隆声不时吵醒中等船舱昏昏欲睡的人们，他们半开半合地睁了一下眼帘，又昏睡过去。

“没问题了吧？都准备好了？”昌荣压低声音，看着半莲。

半莲得意地说：“没问题，看我的。”

他们盯上那对小夫妻已经好久了，小夫妻买的是上等船舱的票，两人却像怕见人一般，连吃饭都是那男的出来买了端进去的，那女人除了上厕所外从不走出船舱门，两人带了一个好大的箱子，箱子沉重，想必里面装了不少好东西。

两人穿着高级的貂皮大衣，男人里面的西装是上海手工定制的高级货，女人戴了一顶法兰西新式帽子，脖子上的围巾是羊毛的。

“他们一定是哪个富贵人家的子女，私奔出来的，看他们的年纪，应当没见过什么世面，既然是私奔出来的，一定做足了准备，带足了银钱，这种人，吓一吓就害怕得要死！”半莲见昌荣面露忧色，安慰他道，“那女的这时候该去厕所了，我走了。”

昌荣看了看手表，点了点头，道：“行动吧！有什么不对马上发暗号！”

“好！”

半莲从座位上站起身，抚了抚旗袍上的皱褶，腰肢轻扭，沿梯而上，往高等船舱走，船上侍者见她衣着华贵，面容艳丽，双眼放光地扫了她几眼，一点儿也没有怀疑。

果然，她推开船舱门进去的时候，只有那男的在。男人靠窗坐着，似在看一本书，见她进来，不由得怔了一下，“小姐，你走错门了吧？”

半莲反扣上了门，说：“先生，没有错，我就是来找你的。”

她解开旗袍领子上的扣子，把衣服扯开，在男人目瞪口呆的时候，笑嘻嘻地说：“把钱包拿出来，箱子打开，不然，我就大声叫，说你非礼！”

年轻男人脸涨得通红，视线扫在手里的书上，“你，你先别激动，快快把衣服穿好，她，她，她要回来了！”

年轻男人长得俊眉秀眼，紧抿双唇之时嘴角边有一个小小的酒窝，脸红的样子显出几分学生般的青涩，半莲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她如没有听见，扭着腰风情万种地向他走了过去，“先生，我只是求财而已，误不了你和你夫人的好事，她可快回来了，看见你趁她不在，这么饥不择食，小心她生气！”

年轻男人眼睛还是不敢看她，嘴角上扬，表情古怪，“她不会的。”

半莲年纪不大，却是个老江湖了，看他的神情，感觉隐隐不妥，她皱了皱眉，把那丝不妥抛开，“先生，何必呢？为了几个钱把你们的计划弄乱？婚姻自由，你们也不想被人捉了回去吧？我数十个数，你再不行动，我可就喊人了，我这衣服，可好撕得很！”

她拉住领口一扯，刺啦一声，大片雪白的肌肤露了出来。

“十、九、八……”她慢慢地数。

年轻男人嘴角苦笑依然，只看着她身后某处。

她身后清脆的女声响起，“咦？你是谁？干什么的？”

半莲一怔，缓缓转过身来，看清了面前比自己矮半个头的女子，她有一条细细的柳眉，皮肤白得透明，一双眼睛却幽深漆黑，瞳仁里可照得见自己的影子。

她身上的貂皮大衣已经除下来了，里面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旗袍，脖子上围着围巾，衬得她脸上带了几分柔弱的病态。

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明明自己已经算好了时间，扣上了舱门的。

半莲并不慌张，拿出手帕掩面哭泣起来，“夫人，您可得替我做主，我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呢，无端端就被他拉了进来，又摸又亲，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咱们同是女人，看你们也挺体面的，应当知道女人名节事大！”

女子怔了怔，似乎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况，看了男人一眼，低声说：“你想

怎么样？”

她的神情有些不对，但听到她示弱的话语，半莲还是心底一喜，知道自己的推断正确，抹着眼泪说：“夫人，你可得替我做主，我被他这么羞辱，以后还怎么嫁人？我今日受此屈辱，不想再活了，我干脆跳进大海里去算了，夫人怎么也得给我点赔偿！”

女子叹了口气，神情古怪，声音清脆低柔，“你说是我的同伴把你拉进来的，可你手腕上没有任何红肿的迹象。你这件旗袍，想必是为了这次敲诈设局才买的，价值不菲。所以，你才那么珍惜，扯开衣服时小心得很，一点线缝儿都没拉开。你的同伙，就坐在中等船舱第三个船舱的椅子上等着！”

半莲一时间怔住了，眼泪收了，双手合拢在衣领上。

她这才发现，女子一双眼睛极大，极清澈。

女子冷幽幽的目光直视着她，双眉似蹙非蹙，“你家里有父亲兄长，他们是你们这个小团伙的头领，你想甩开他们，于是和你的相好独自出来设局，想干完这一笔就不干了，远走高飞。你看中了我们，在三天前就跟上了我们，这期间，你有十次在我们船舱门口来来去去，五次在我去洗手间时借口在附近游荡。”

半莲只觉自己被扒光了一般站在她面前，羞愧难当，“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轮船摇晃了一下，女子似有些头昏，扶了一下额头，年轻男人赶紧上前扶她坐下，担心地问：“还好吧？”

她坐下了，抬头看着半莲，只说：“嗯，都知道，还知道如果此时事成，你会发暗号给你的同伙。”

半莲惊骇莫名，“你，你们，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的？”

女子没有回答她的话，黑溜溜的大眼睛望向窗外，问年轻男人：“你听，轮船是不是要停了？”

年轻男人跟着她的视线转头看窗外，“没错，好像慢了些。”

两人往窗外望去，却看见远远地，几艘小火轮滑开水波急速驶来，划出一道道白色的浪花。

半莲哪里还有脸待着，趁两人望向窗外，掩了衣领踉跄而出，昌荣半天没有等到她的暗号，急忙上前迎住，“怎么了？”

“别提了！”半莲羞愧难当。

两人合作多次，彼此都很了解，知道这次的事怕是黄了，昌荣没有问，只点了

点头，疑惑着问：“今天的事奇怪，这船才驶出码头一个时辰，怎么又要停了？”

半莲心神不定，“反正今天倒霉得很，我们可要小心些。”

油光锃亮的崭新小火轮拦在了轮船前头，小火轮船体铁青，船头各自架了一挺冰冷的机枪，让人感觉不安得很。

一声汽笛长鸣，哗哗的抛锚声响起，轮船竟然在水中央缓缓停了下来，船舱出现一阵骚乱，有人压低声音左右打听情况，船员们满脸紧张地各处奔走，大声吆喝让想出去看看的人待在原处不动，气氛无端凝重。

半莲与昌荣身处中等船舱，有带枪的船员守在门口，让众人不得在周围走动。

两人都是老江湖，却也弄不清如今情形到底所为何事，身处乱世，他们当然懂得明哲保身，两人识相地垂头缩在百姓堆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船又开始行驶，却是调了个头，往回而去，几艘小火轮却是呈押解之势围绕在大轮船四周，直接又驶回了码头。

在满脸惊惶的船员监视之下，所有乘客皆提着各自的行李依次下了轮船，按高中低等船舱在货运广场排队等候。

水面之上，军人却并不下船，小火轮在水面上一字排开，十多挺机枪瞄准了岸上的人。

黑洞洞的枪口散发着寒光，似乎随时会射出子弹。

人群自是动也不敢稍动。

忽然，马蹄声自远而近，紧接着，无数的骑兵飞奔而至，极其有序地把整个广场围拢并看守起来。

他们骑在马上，表情冰冷，每个人腰上都挎了军刀，配了驳壳枪，胯下的马更是膘肥体壮，一丝杂毛都没有。

配合着水面上那架着机枪的小火轮，格外让人心惊胆战。

骑马的士兵与小火轮上的军人打扮不同，穿着笔挺的黄呢戎装，马靴锃亮，军刀刀柄是青黄白三色。

半莲喉咙发紧，看了昌荣一眼，“怎么回事？”

昌荣说：“别出声，这是两批人，水面上的是地方驻防水军，骑马的这一批不得了，仿佛是哪位大员的近卫队，你看他们的军刀刀柄，全都是特制的，小心些，有机会赶紧走！”

半莲身子颤抖着，用手挽住他的胳膊，点了点头。

两人正商量着，一名便衣男子和几名手按军刀的士兵走近了人群，视线在人群之中巡睃，精准地落在两人身上，那便衣手指一点，士兵走近两人身边，语气客气而冰冷：“先生、夫人，请跟我们走。”

半莲怕得身子微微颤抖，却半仰着下巴说：“你们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想要劫人吗？”

那便衣冷冷地看着两人，却不答话，只一挥手，兵士拔出军刀指向两人，另几人迅速来到他们身后，其中一位把手枪顶在了昌荣额头上，吧嗒一声，保险打开，昌荣额头冷汗冒了出来。

半莲和昌荣被押着自人群中走了出来，那些人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两人，把他们押到了货柜遮挡着的空地之上。

半莲这才发现，空地上已有好几对年轻小夫妻，个个脸色灰白，神情惊恐。

不断有一对对年轻夫妻被便衣从乘客中搜了出来，有看起来衣着华丽、身价不菲的，也有衣着普通的，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全都神情瑟瑟，不敢出声，齐聚在了空地上。半莲推了一把昌荣，示意他往对面看，却见那一对私奔的小夫妻也在，那女子倚在年轻男人的怀里，小巧的脸靠在他的黑色呢大衣上，紧闭着眼、微蹙着眉，如易碎的玻璃。她似感觉到了半莲的目光，抬头朝她望了一眼，复又把眼眸垂下，她的眼睫毛极长，大大的眼睛此时微闭着，只余一道黑色半圆似弯月，美丽而奇异。

骑兵居高临下地坐在马上，并不下马，只团团将他们围住，勒马无声，似在等什么。

时间一秒秒过去，周围静默无声，码头之上，刚下过雨的青石块地面，干净得很，如被水仔细擦洗过。

忽地，汽车马达响起，众人往远处看去，但见几辆小车列队而来，车轮子卷起的水花向两边飞溅。最后那辆车上架了挺机枪，机枪手表情冰冷，眼神警惕，手指扣在扳机之上。

转眼之间，车队就到了空地，士兵拉开了第一辆小车车门，一位身穿戎装的年轻军官下了车。他没戴军帽，漆黑的短发衬着俊美清冷的面容，嘴唇紧抿，面带戾气，冷冷扫向空地。

看清来者后，半莲脑中如遭巨震，昌荣脸色更是惊慌不安，两人互望了一眼，各自暗叫声倒霉。他们知道这人是谁，他的相片前几天还出现在各大小报之上，可

不正是刚刚才成了新一任西北督统的皇甫沫华？

他半个月前刚刚成婚，正值新婚宴尔，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报道，半莲记得，她还曾经对那嫁给他的白家女子羡慕不已，引起昌荣吃醋得很。今儿个，他怎么有空来到这里？

空地上的人皆惊恐不安，却不敢直视于他。

谁都知道，皇甫沫华对妨碍他的人有多狠，更有小道消息私底下流传，老督统和他的几位兄弟，都死在他的手里。

他眼光扫着空地上的人，大步向前，几步就走到了那对小夫妻面前。年轻男子脸色发白，却紧紧搂着那女子，倔强地抬起头来，直视着他。

他一伸手，就把那女子从男子怀里拽了过来，男子想要反抗，但早被几位士兵挟制住。

他双手握紧那女子的肩膀，冷冷地注视着她，“白静柔。”

那女子却始终低垂着头，只瞧得见眼睫毛微微颤动。

他摇着她，她头上的法兰西帽子跌了下来，一头乌黑长发顺势倾下，额前的美人尖衬着雪白的面孔，洋娃娃般精致美丽，眼睛却依旧半闭着，却也隐有流光滑出。只听他说：“你想去哪里？”

半莲骇然，她是白家二小姐白静柔，也是皇甫沫华的新婚妻子？她和皇甫沫华结婚，这世上女子，谁不羡慕？她却出现在了这里，还和人私奔了？她居然敢毁皇甫沫华的婚？给督统戴了顶绿得发亮的帽子？这是不想活了吗？

他们真是私奔的？还是毁婚私奔？半莲万万想不到，她猜中了事情的结局，却没有猜中开头。

此时，白静柔被握在皇甫沫华的掌中，像一个极易捏碎的玻璃器皿，任他摇着，缓缓抬起头来，幽幽的目光望着他，声音冰冷而清脆：“皇甫沫华，你还要杀多少人才算数？为了防我，你做了多少事？我们白家，该还的已经全还给你了！”

半莲浑身一震，为了寻找行骗机会，她也经常看报，皇甫沫华夺权那一日，老督统遇刺，几个儿子独独活下了皇甫沫华。而他，便理所当然地继任为督统，至于白家，报纸上却没有报道什么，这么说来，白家也有事发生？

她与昌荣对望一眼，各自感觉骇然。

皇甫沫华手指缓缓松开，却只冷冷地望定她。

看他沉默不语，白静柔看向他，“你瞧，皇甫沫华，我多么希望我还是个瞎

子，才会瞎了眼看上你！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可能吗？我还能心安理得地嫁给你？皇甫沫华，你别让我恶心了！”

皇甫沫华倏地捏紧了她的肩膀，浑身戾气暴涨，牙关咯咯作响，“你！”

他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手指收紧，她的脸渐渐憋紫，眼睛却瞪得老大，似乎以前不认识他，要看清楚他一般。

纤细的脖子似乎转瞬就将被折断，半莲惊恐地发出一声尖叫。

皇甫沫华手一松，白静柔萎靡倒地，手抚着脖子，断断续续地咳着。

他凝视着她，指着那男子，嘴唇微启：“马踏踩死！”

便衣一挥，几名士兵押住了那年轻男子，另外两个士兵抽出自己腰上的皮带，捆住了那男子的手脚，把他往场中央拖。

年轻男子惊惶大叫：“静柔姐，静柔姐。”

女子惊愕地抬头，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你，你敢！”

皇甫沫华冷冷地说：“你看我敢不敢！”

便衣一挥，十几匹马往后退了去，一列排开。马蹄炮着蹶子，青草被踩出了草汁，男子被捆倒在地，绝望地看着白静柔。那便衣一声令下，十几匹马齐跃起来，往男子身上践踏而去。

倒在地上的小小身影，却瞬间爆发出了巨大力量，众人只见黑影一闪，她仿佛被风卷着一般，已经到了那狂奔的马蹄之下，张手拦住马头。

骑兵们忙齐齐勒住马头，却还是有一匹马收势不住，马蹄扬起，一蹄踢中她的胸口。她无声无息往后倒去，倒在了那年轻男子背上，嘴角涌出鲜血，纤细的手紧抓住胸口衣襟，却转眼望向皇甫沫华，蹙着的眉头舒展开来，笑意如满树梨花将落，炫丽而忧伤，“皇甫沫华，这下你满意了？白家的最后一个人终于也死在了你手里，我不会再碍着你了。我只愿，从此之后，无论前生后世，咱们碧落黄泉，永不再见！”

这番话如子弹般击中了皇甫沫华，他瞬间脸色煞白，身子微微摇晃。

旁边那便衣上前一步，低声说：“四少，白小姐恐怕不行了，早点送医院才行。”

皇甫沫华眼神冰冷地看着她，她仰着脸迎视，一双明眸似乎能反射出他的影子，鲜血却从捂着嘴的纤细手指间涌出，红得耀眼，大大的眼睛里无半分热情，静如死水，全是冰一样的冷漠。她眼底再也没有他，以往的含情带俏、蜜意柔情，

已成过往。

他一向知道，白静柔，就如她的名字，可柔到极致，也可静如寒冰。

他忽然觉得喉咙里涌出一股咸腥，缓缓将那股咸腥咽了下去，走向她，“白静柔，即使你再恨我，你也是我的妻子，永生永世，不能改变。”

她却咳着，嘴里鲜血越涌越多，她的眼睛缓缓合上。

那年轻男人恐惧而悲伤，抱着她的肩膀，“静柔姐，静柔姐，你别死，别死啊……”

便衣忙挥手，“快，快抬担架来。”

两名士兵抬着担架如飞般奔至。

皇甫沫华却一把推开他们，走了过去，抬脚踹开那名年轻男子，弯下腰抱起了白静柔，吩咐：“让这些人走，叫医生来，至于他……”

他阴沉着脸看向那年轻男子，“先关起来。”

那便衣忙答应了，命令士兵遣走其他人。半莲被昌荣拉着离开，大着胆子回头望去，只见白静柔一头长发垂落，几乎委地，却双眼紧闭，面颊雪白，嘴角却似挂着丝讥讽的微笑。而他，一脸阴戾地看着她，眼睛眨也不眨。

两人的身影在斜阳之中拉得老长。

她嘴角鲜血一滴滴落下，滴在碧绿的草尖之上。

半莲不敢再看，忙跟着昌荣离开。

多少年后，半莲、昌荣已结成夫妻，再也不做那江湖行骗之事了，半莲却一直都没有想通，这位纤纤弱质的白静柔是怎么看出来她的所作所为的。

她犹记白静柔那一双明眸，大而幽冷，如镜子般反射着自己的一切，她甚至怀疑白静柔直看到了她的脑中，让她站在白静柔面前，无所遁形。



目 录

001	第一章 让轲探长很烦恼的漂亮妹子
015	第二章 洞若观火的明眸
030	第三章 血手印与凶器
044	第四章 退婚需要理由吗？
060	第五章 暧昧与查案
074	第六章 巡捕房发生的凶杀案
088	第七章 皮带杀机
100	第八章 夜探凶案现场
110	第九章 萌动的春心
115	第十章 大手笔的求婚

130	第 十 一 章	四少遇险与大爆炸
143	第 十 二 章	静安寺鬼剃头事件
159	第 十 三 章	穿红色嫁衣的女人
173	第 十 四 章	人吓人，吓死人
184	第 十 五 章	四少的青梅竹马
197	第 十 六 章	孟获良的真话
210	第 十 七 章	白静柔的心思
224	第 十 八 章	皇甫府谋杀案
238	第 十 九 章	最后的赢家
252	第 二 十 章	诡异的静安寺凶案
266	第二十一章	白荃英之死
280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救赎

【第一章】



让轲探长很烦恼的漂亮妹子

薄雪之后的
宣城，寒冷的雾
气弥漫于城市上
空，租界的巡捕
房外，却开了一
树梅花，流光溢
彩，更在冰露之
中结出了果实，
来来往往的人经
过那里，总要驻
足观望，欣赏赞
叹，忘记了这是
什么地方。

两年之前。

薄雪之后的宣城，寒冷的雾气弥漫于城市上空，租界的巡捕房外，却开了一树梅花，流光溢彩，更在冰露之中结出了果实。来来往往的人经过那里，总要驻足观望，欣赏赞叹，忘记了这是什么地方。

巡捕房的小轲一眼望向窗外，就看见了那位姑娘。

姑娘站在梅花树下，半仰着脸望着那树梅花，长长的辫子自她脑后垂落，几至腰际。忽地，有风吹过，一朵梅花自树梢飘落，缓缓跌在她白净的面颊上，她伸出手，双指轻拈，拿起那朵红梅，放在鼻端轻嗅。

红梅娇艳，佳人如玉……

似感觉到了他的视线，她转脸向这边望来。

小轲赶紧收回了视线。

旁边的同伴见了，打趣道：“小轲，白小姐又来了，还不快去迎接？”

小轲暗叹了口气，这位姑娘，拍也拍不得，打也打不得，她就像一块豆腐，只能让他供着，他已经无计可施。

这种地方，她一名大家闺秀偏偏每天行走如常，来往得如同出入自家院子，简直把这里当成了她的家，小轲感觉也是醉了。

租界的巡捕并不比其他地方的警察局好多少，谁都知道这里是天底下最黑、最肮脏的地方，小轲自己手里也不干净。在四少默许的情况下，他手中握了好几个地下赌场、烟馆的供奉，在租界之中，被人尊称一声轲爷，可他偏偏对这位姑娘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小轲，我支你个招，黄老板得罪了上头，咱们兄弟昨晚打秋风，捉了几个黄老板下面的人，等会儿要审呢！那些人，嘴巴不干净得很，可吐不出什么好货来……”周绅倚在桌边，腰上挎了驳壳枪，抖着腿，不怀好意地看着外边那位姑娘。

小轲明白了他的想法，一拍手，“吓吓她？”又有些迟疑，“可别真弄出什么事来，说到底，她也是白家的千金。”

周绅撇着嘴说：“白家？你不知道吗？过些日子，白家就不存在喽！”他又看了小轲一眼，“你放心，我们不会乱来的，说几句俏皮段子，又少不了她一块肉去！姑娘家脸嫩，这么一来，她哪还敢来？”

小轲摸着下巴想了想，点了点头。

姑娘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左右看了看，径直走到他的面前，也不说话，在他面前的木椅上坐下，把手里的小布包放在膝上，“轲探长，四少今天有空吗？”

小轲一脸的忠厚老实，“对不起，白姑娘，四少忙得很，恐怕没空。”

白静柔瞧了他一眼，小轲从她的双眼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她收回目光，双手放在了膝上，动作优雅，“那好，我等他。”

小轲额头上的青筋开始乱跳，她每天都来，比他们上班办差还要准时，也不过多纠缠，每日就这两句话，静静地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坐一整天。她甚至不用喝茶、饮水，就像石像一般坐着。

小轲刚开始还找各种借口赶人，她只拿黑得瘆人的大眼睛看你，直视着你，让你将赶人的话默默收回。

白家现在还不能动，小轲无可奈何，只得跟她耗着。

她来找四少，小轲当然知道她为何而来，但是，四少岂是什么人都能见的？

走廊嘈杂吵闹，周绅押了几个痞子过来，朝他使了个眼色，他把痞子们铐到长椅之上，两人走到一边抽烟。

痞子都是黄老板下边妓院的打手，看见巡捕房有个容貌出众的妹子坐着，双眼发亮，嘴里不干不净地说道：“喂，美人，在哪里坐台？长得不错，不如跟了大爷我？我们那边，条件不错哦。”

见白静柔不理他，另一个流氓说：“盘子倒是亮得很，可奶子小了些，屁股也不够翘，姑娘，你还是个处吧？”

众流氓哈哈大笑。

周绅和小轲在阳台抽烟，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小轲有些担心，想走进去，周绅一把拉住，“轲爷，你什么时候这么怜香惜玉了？放心，他们都锁着呢！动不了真格的。”

白静柔置之不理，越发惹得众流氓谈兴大浓，“瞧你那冷样，可要调教一下才行。得！等咱们放了出去，哥教你！包你欲仙欲死……”

众流氓越说越下流，正说得高兴，忽听女声响起，带着股幽冷之气，“这位穿蓝衫的先生，你三年前就不能行人道，自家的儿子都是借种而生，想要调教别人，你有那本事吗？穿黄衫的先生，一个月之前，你被人打断左腿，家里的老母亲伤心过度，如今还住在医院，今天你又进了巡捕房，传到你那老母亲的耳里，你想她伤心至死？穿青衫的先生，你在外边养了三个小老婆，你猜猜，如果你的正房母老虎知道了，会不会拿刀来砍你……”

她如数家珍，把八个流氓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隐私一一道出，巡捕房顿时鸦雀无声。

周绅与小轲在外边听得清楚，手上的烟头差点烧到了手指，两人互望一眼，同时把手里的烟头丢下，往屋里跑去。

那八个流氓哪还有半点儿刚才的得意张狂，惊恐万分，“你，你是什么人？”

白静柔一双大眼睛闪着幽幽冷光，淡淡地说：“我来找四少的。”

这句话含意深得很。

小轲不由得身子晃了两晃，扶着桌子稳定了一下情绪。

果然，小混混们马上想歪了，互相看了看，向她拱手，神色恭敬，“姑娘，是我们不对，对不起。”

白静柔垂头，不置可否，看着自己的手指头，“是吗？”

那小头目一咬牙，用未被拷住的另一只手，向自己嘴巴打了去，“都是这张贱嘴，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他一开打，其他几个小的马上有样学样，周绅与小轲目瞪口呆，几个流氓“啪啪啪”地抽得极为虔诚。

白静柔表情不变，只淡淡地说：“行了。”